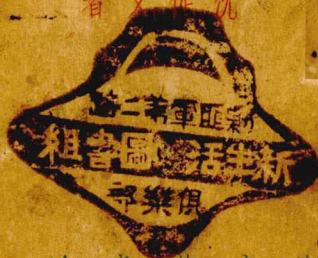


石 子 船

沈從文著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新文藝叢書

石 子 船

沈從文 著

中華書局 出版

民國二十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年一月發行



總發行所
分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
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
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
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
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
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

著者
主編者
發行者
印刷者
印刷所

◎ 新文藝書石
子船(全一冊)
定價銀五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沈從文
徐志摩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
(六一四五)

石子船

目次

頁數

石子船	一
夜	二三
還鄉	三九
漁	六三
道師與道場	八五
日的故事	一〇九
後記	一四一

石子船

在名叫康村的河岸邊，停下了空蓬船一隻。

村中產石，把石塊運到××市去，這石便成為紳士們晚飯後散步的光滑的街道了。在街上散步的人，身穿柔軟衣服，態度從容，顏色和氣，各式各樣全備，然而是一種人能從這堅硬閃光的石路上，想到這街石的來處的。產石的康村，每天總有若干較他種船隻顯着笨重的石子船泊岸，船到了，船上人從跳板上走到岸旁小板屋中去歇憩，便中喝煙吃茶打盹，休息半天，換了回票，就又動手裝石子。康村本來是荒山，因××市發達，需石子築路，不知被誰所發現後，成天派船來運石子，所以到近來已成為小小市鎮了。

凡是來到這裏的石子船，船上大致是這樣人數：一個梢公，駛行時，管舵，船停了，守船，這是主人的事。一個攔頭，駛行時，照料前面碰頭，用篙

點，避開危險，下碇時，把錨推下水去，抵岸時，繫纜繩，用風致不同的式樣打纜繩結。此外是散弟兄。散弟兄三個或五個，所做的是收拾艙面一切，放蓬時放蓬，搖舫時搖舫，船停到康村了，從山上運石子上船，船停到××市，把石子從船上運下，放到××市的碼頭邊。一船的行動，生財的支配，皆為船主的事。至於散夥諸人，只吃粗糙的飯，做枯燥的事，有了錢就賭博，在一點點數目上作着勇敢的犧牲，船開動了，爲了抵地後可以得一頓肉吃，就格外誠心的盼望早到，間或還作着極其可笑的夢，水面上風清月白時，忘了日晒雨淋的苦，就唱着簡單的歌，安慰着自己生活的淒涼而已。

這船在××河上已走過六十餘次了。每次時間是七天，這七天只三天船上人無價值的精力是消磨在水面，有兩天是運石子上船，有兩天是把石子從船運上岸。因爲契約的前訂，××市建設的工程，隨了時代而發展，有不能緩一日的趨勢，所以這船也如其他人所有的石子船一樣，船主不能儘在時間耽誤上擔負權利的損失，六十餘次的轉運，只

有兩次多延長時間一天。船主的認真，把散夥生活更拘束成一種機械，然而這些無用的愚蠢的東西，再機械一點有什麼關係？究竟因為這樣，××市柏油石子路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
這船如今是六十四次到康村的岸邊了。因為一種方便，這船泊碇處是去康村的市街較遠離產石的山坡較近那岸邊。船是空船，船抵了岸，那攔頭的漢子就第一個先跳上了岸，他把船繫定了，坐到樹蔭。其他五個散夥也陸續上岸到樹蔭下坐定了。船上只餘下梢公一人，整理繩索，那梢公低了頭作他自己的事，他一面想到××市上所聽到的消息。他曾從一個在警務處的服務人方面，得到一種傳聞，是康村中有××黨在的謠言。他平日沒有看報，沒有同軍界中人往來，不知道康村這小地方為什麼也有這些人來的原故。至於他所知道的××黨呢，他恰恰如一般人所知道的一樣，是「公妻共產」，他沒有妻，對於這事倒不害怕，只是產業，幾年來，船上辛苦所得，他用兩個罈子裝好，全把他存到一個老姑母處，他因為有這點錢，所以變成「政府黨」，莫名其妙對於×

×黨覺得感到憎恨了。

那攔頭水手是他的一個遠親，一個姑母的外孫，人太年青了，他上了岸，因為快樂，這時正想爬到樹上去。

「八牛，下來，我有話說。」

那小子只在樹上吹哨子。

「八牛，下來，有話告你！」

「那樣事」他這樣不高興的問着，因為他正聽到遠處唱搖船歌。

且聽到山上敲石子丁丁聲音。

「來！」這字近於壓迫，顯然命令，不來不行了，八牛就乖乖的答應：

「我來。」

他就下樹，如一個猴子，快捷無比。下了樹，他并腳跳着上船。

這時幾個散夥已經把樹陰下大青石板作為戰場，開始在那里賭博了。船主鈎腰不看岸，只聽到岸上一個散夥聲音說道：

「……你真要作共產黨了。」

又一個聲音說：

「槍斃你這共產黨。」

又一個聲音說：

「……」

近來的撐船人知識是進步多了，別的是不可知的事，至於把××黨名詞，說得極其順口，或比譬着笑罵那贏了錢的同伴，或用這字句，象徵那不出錢而到別處喝了白酒的同伴的故事，是已經像說「豬頭」、「財神」、「癩蛤蟆」那樣自然順口了。船主人從前聽到這聲音，並不動心，好像是這些名詞與自己無關係存在，其無意義也等於說袁世凱登基坐朝，馮玉祥過俄國搬兵一樣，總不是自己的事。然而到了近來，并且又到了據說已經有了××黨的康村，而且自己是正感到無法處置自己歷年居積下來的一點錢的時節，這些話，自然不免有點驚心動魄了。因為一面是還覺得自己是主人，一個主人心境爲用人擾亂時有生一點小氣的理由，他就提着一個名叫喜保的名字，說是不許賭錢，快點

到山上廠裏去看看，看管事在不在廠，因為船已抵地，得把票領來，明早好裝石子上船。

喜保人如其名，有一個於世無悔的臉，同時有一個在各種事情工作上皆不缺少興味的心。關於領票換票，這事情在平時是應當喜保去做的。但當到把每一次所支得的一點點工錢，全數傾到押寶的一事上去時，人就脾氣稍稍不同，應當做的事也有不做的時候，而且在懶惰之外見出一點反抗精神來了。

如今的喜保就正是輸了。他正用着可笑的結舌，嘗着另一個同伴而「共產黨」這種字句也就出諸這天真的漢子的口中。他聽到船主說話，却全不理會。他手邊還有最後的五十文銅子一枚，捏在手心，預備作孤注一擲。船主知道這人是輸了，因為不輸就不說野話，船主說：

「上廠裏去，把你錢留到口袋裏一會兒，不算罪過！」

被差遣的人呢，頭也不回，本來是聽見了，然而裝痴，彷彿全心注意到寶上。這樣一來，主人對於這船夥感到有點革命意味的空氣了。他不

能在言語上發揮，正理着船蓬的繩，就用力的打了一個結。八牛這時站在這船主身邊了。

「大舅，甚麼事。」

他本來想有話同八牛說，因為喊喜保不應，心裏更亂，說不出什麼話了。他望到八牛的臉，望了一會，一句話不說，就又胡亂把船蓬繩打了一結。

樹蔭下的喜保，這時節，最後一枚銅子又送掉了，大聲的罵作賭具的那個白銅制錢，罵了一句「禽三代你娘！」他不再在那羣裏蹉，一面扯脫褲子前檔落落落大方的洒着尿，一二三四走上跳板回到船的前艙了。

船主望到這孩子，知道是銅錢輸光了，他感到好笑，像很快活。

「你運氣不行，不聽菩薩的籤上話，該輸。」

「我禽他三代那鬼錢。」喜保一面摸火鑼敲火，一面從船沿走到後梢來，只聽到岸上又一個人這樣嚷着，覺得有了同志就笑了。

八牛問他，「光了麼？」

「罄罄乾，光打光——老板借我點錢，好扳本。」

老板這時也裝不聽見自己做事，理繩子，用水濕繩的一端，縛到椿上去。他過了一會，才斜斜昵着這輪乾了工錢的漢子，說，「到廠裏去罷，回頭說。」

無可奈何似的露着灰敗的臉色，搖搖蕩蕩走上跳板，喜保走了。革命告一段落。中年船主記起了同八牛要說的話，他要他守船，他因為自己想到蒲葦村走走。蒲葦村去康村是五里，路並不遠，那里有船主兩罇袁世凱頭的現洋在老姑姆床下土中埋着，他放心不下，得去望望這財寶同看守這財寶的老人，所以吩咐八牛守船，等候喜保回來就換換石子收單，自己則就便還可以到蒲葦村帶點牛肉回來，作為喝酒的東西。八牛諾諾的答應着，但同時要一點錢，說有用處。這漢子因為年紀不大，錢是不在自己手上的，平時是工錢全由船主交把他親娘或外祖

在是見到岸上熱鬧心有點癢。

「你不許賭！」

「我不是賭。」

「甚麼用處？」

「有用！」

「不許賭錢，你一定是要賭！」這中年人是看透八牛小子的心了。因爲這樣，八牛就有點不平，所以回答：

「我說你不信，你這人！」

平時作長輩兼主人的他，聽到這話又覺得與習慣不同了，他低下頭想了一會，想這真是要革命了，沒有手段可不行了，他忽昂起頭來，很沉重的說道：

「沒有錢！」

「爲甚我應當有的不把我呢？」

說話的八牛，雖有不平的神氣，然而音調軟弱，完全是類乎小孩子

放賴的意思，但在今天的船主聽來，總覺得這是近於受××黨人的煽動起了革命一樣，看起來自己前途真好像極其黯淡了。他聽到八牛說要明白不把錢的理由，他在計畫策略，他不作答，游移了一會，却用家長的語氣說道。

「八牛，你是大人了，應當懂事。」

「你送我一塊錢才行。」

「這樣多有甚麼用？」

「這是我的。」

他好像這話完全不是從八牛口中說出，就很詫異的望着八牛的臉，「是你的，放到我身邊不穩當麼？」

事情是真像很奇怪的，今天的八牛，性質似乎變了，他仍然頑固的

說：

「我要。」

「到明天我全把你也可以，這時拏可不行。」

「甚麼不行？」

他是完全失敗了。凡是到質問請求明白理由，都可以說是革命的醞釀，他這時想到說不定這人將來就會謀害他，搶掠他的積蓄，實行共產，於是他一語不發，慘然的坐到舵把上，過了一會，從板帶中掏出一塊洋錢，捏到手中，交給面前的八牛了。

送了錢，他要去蒲葦村本來就可以走了，但他不走。他想起了什麼事，他暫時不上岸，像是把去蒲葦村的事情已經忘記了。他望到天空，又看着那一羣蹲到樹蔭下面的將來可以成爲殺人放火的漢子，就輕輕的嘆氣，因爲他似乎隱隱約約知道凡是有××黨到的地方，做工的全不做工，安分的全不安分，到那時節，做工人的就完全遭殃，一切糟糕，不待言了。

因爲靜他於是也聽到山上打岩的聲音了，他胡胡塗塗的想，……八八六十四，燒餅歌說大家都起來。大家起來打洋人。帝國主義打倒了，馬路也不要了，船錢不算數，倒找三十一元。……

他只胡胡塗塗的想，心上似乎生了一點氣，又無從向誰發作。

得了錢的八牛，說是不賭博，本來就全因為賭才一定要錢。如今見船主無上岸意思，又不敢上岸去參加，又不敢到市街上去玩，這錢在手心捏出了汗，他還不知要怎麼辦，也就覺著無聊了。這時又聽到岸上人喊嚷：

「共你媽的產！」

這是一個贏了許多錢的莊家，忽然在一次孤注上錢被衆人瓜分了，因此大家很得意的呼喊著，得意之餘竟不惜把自己安頓在不利的稱呼下了。那莊家，不到一會，就垂頭喪氣從跳板上走上船了。

八牛輕輕的向那輸了錢的夥計問話：

「四哥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被打倒了。」

「扳不扳本呢？」

「命運不濟。」

「我這里有，」他於是作着不讓船主知道的神氣，把一塊熱巴巴的洋錢交給了這個人，好像只要這錢可以作注，自己也得到賭博的意味了。有了接濟的船夥之一，忽然壯大了膽，不久就又攪入賭徒的叫囂中去了，這一切一切船主都望得分明，他不做聲。

八牛見船主不走，明白這是因為要錢所以心中不愉快了，他既已把錢借給了他人，也就不表示軟弱，他也不上岸，只坐在船沿上洗腳。他把一雙脚垂到水裏去，頭上是中秋天氣的太陽，這人在大六月白熱太陽下尚能作工行船，這時頭上的太陽自然全不在乎了。

船主望到這年青漢子，把錢交把另一船夥，又目擊上岸的人把洋錢在青石上試聲音清濁，只是不作聲。他心想到許多事情，許多在平時不必有的感想這時都奔到心上了。他因為無聊，又無事可作又不想走，就從尾梢跳到水中，水深及膝，從水中濕淋淋的走上了岸。他不願去看那賭博事情，就一人走上高坎，坎上可以望遠處隱隱約約望得到蒲葦村的保衛團旗子，在風中動。